

# 01 我倆阮阿爸

蔡幸紋

自從看著杜正勝先生彼篇〈 俗阿爸講上久的一遍話 〉，心肝內一直滾綬，深深受著感動。個阿爸實在真濟所在俗阮阿爸攏真相(jiāng/jiāng)，毋知是毋是全世界的阿爸攏生做這款，所以我想講是毋是嘛愛為家己的阿爸來寫一篇文章。我並無想欲俗杜部長全款，佇「 彼種場合 」俗阿爸講話，就算偌感心的話伊嘛聽袂著--矣！

阮阿爸，屏東東港人。細漢袂愛讀冊，來高雄綴人學師仔。出師了後就俗內底的會計小姐——就是阮媽媽結婚，家己出來開公司拚事業，所以自我細漢就看阿爸佇外口走縱(tsōng)，俗人客盤擰(nuá)。因為阿爸是生理人，闔因為伊樂暢的個性，所以阿爸的朋友迴(thàng)四海(sù-hái)。

講著阿爸的個性，伊是一個人人呵噃的人，朋友有困難就算無開喙，伊能力有夠絕對會鬥相共。阿母定定講伊家婆性，明明俗伊無底(ti)代，伊就是會自動倚(uá)--去；所以只要任何人有需要幫忙的時陣，頭一个想--著--的，絕對是阮阿爸。阮兜頭前是一个小公園，厝邊頭尾逐家感情攏真好，公園是逐家歇睏開講的所在。逐家有啥代誌一定有阮阿爸的份，像有人兜著賊偷，逐家攏待佇外口毋敢入

--去，千焦阮阿爸頭一个手提『 bat-tah 』衝--入去。有人兜火燒厝，伊是比消防隊拚閻較頭前去牽水管的人。公園若有老人無挂好咧冤家，伊嘛一定會做公親。阿爸就是遮爾古錐閣家婆的人，別人的代誌定定比伊家己的代誌閻較重要。嘛因為按呢，予阮遮--的做伊查某国--的真煩惱，驚伊千焦顧別人，煞袂記得顧家己的安全。

人攏講我倆阮阿爸生做真相全，其實我無啥願意。我若是種(tsíng)著阮阿母，無的確我會加較婧。毋但面模仔種著阮阿爸，我的個性嘛遺傳(uî-thuân)著伊。阮攏是個性樂暢無心機的人，阮阿爸真愛練消話，我講話會遮爾趣味，嘛有一半是對阿爸遐學--來--的。我嘛是一個真家婆的人，代誌無共人鬥做，心肝就會礙虐(gâi-giôh)礙虐。無法度！我想一定是受著阿爸的影響。一遍，俗阿爸咧開講，才發現阮對待朋友的態度真相全：只要是阮的朋友，阮攏會破心肝對待--人；若是人對阮三分好，阮絕對會還人十分；欠--人的物件會趕緊還--人，顛倒別人欠--阮--的，阮家己會歹勢共人討。我是一個袂曉用頭殼俗人鬥陣的人，感覺俗人鬥陣就是愛用心肝，若是闔愛用頭殼來互相計較，實在是傷忝(thiám)--矣！所以有啥物話就講啥物，朋友之間，會合就鬥陣，袂合就煞煞--去，我相信阮阿爸嘛是俗我全款。

## 02 阮兜這隻可愛的慧狗

黃惠玉

心--矣！若母是這擺的賊仔，阮兜是無可能會飼狗--的。

頭一擺看著這隻狗，阮是真恰意，因為伊實在有夠娟。毛——膨膨膨，身軀——圓圓圓；大部分毛跤是白色--的，毛尾仔有插(tshap)烏色；尻脊髒的毛烏培(phú)金烏培，除了有一條烏培色的線框(khong)--過以外，腹肚是全培白--的；膨獅獅的尾溜真大葩(pha)，伊不時共尾溜翹懸懸，有一種高貴大方的範勢(pān-sè)；四肢跤若大柱。講禮拜有啟睞，就共看護講彼兩瞑阮來顧。真挂好，可能賊仔早就列觀察阮兜--矣！所以彼一瞑阮厝就予賊仔搜轉--來看著厝擎擎，驚一越(tiō)，較緊敲(khà)電話予--阮。就按呢，舞規半工，才處理好。包括報警、做筆錄、算損失、整理擎擎的內面。

就佇賊仔走入來厝的代誌發生了無多久，阮翁電廠的

同事講欲送伊一隻『哈士奇』的狗。若佇較早，阮是絕對反對飼狗--的，這隻狗好親像來了真挂好，厝--裡的人攏想講：飼狗防賊仔。所以就共伊答應--矣！

人是真奇怪的動物，佇阮細漢的時，阮嘛會記得講真愛飼狗，不時就要求阿母予阮飼，毋過阿母攏母答應，吵幾擺了後，阮只好死心。等阮做人的阿母，阮國也捌共阮吵講欲飼狗，毋過想著伊較早做的工課定定著愛阮替伊搣(tshit)尻川俗飼狗的麻煩，阮就毋敢答應。所以阮國嘛死

毛——膨膨膨，身軀——圓圓圓；大部分毛跤是白色--的，毛尾仔有插(tshap)烏色；尻脊髒的毛烏培(phú)金烏培，除了有一條烏培色的線框(khong)--過以外，腹肚是全培白--的；膨獅獅的尾溜真大葩(pha)，伊不時共尾溜翹懸懸，有一種高貴大方的範勢(pān-sè)；四肢跤若大柱。講著伊的面，喙頰(phué/phé)是白色--的，對目調跤周圍以上攏是培烏色培烏色的框(khing)，看--起來親像掛目鏡，真有智慧的款。目調面頂有一個白點，看起來真歹。伊恰本土狗上無全款的所在是：伊的目調仁是淺藍色--的，真罕見！阮一入門，伊就蹠(peh)起來阮身軀共阮司奶(sai-nai)，看著伊彼種無辜閑婧的面，阮就想欲共好好仔惜惜--咧！

因為看伊生做遮婧，阮就用英語 belle 美女的意思共號名，叫伊『bé-lin』。

## 03 孤影 1

陳怡伶

三--月的海風，猶閣淡薄仔涼涼，吹著予人感覺特別爽快。我坐佇駁岸(poh-huān)邊，看海湧共沙埔拍甲誠齊勻(tsiāu-ūn)，大概佇五百公尺遠的所在，我看著阿媽的身影。自從阿公往生了後，我總是感覺阿媽的形影加一分孤單恰寂寞(tslk-bok)。雖然伊的目睛看--起來猶閣嬌嬌，但是眼神已經無較早的熱情，目睛親像是一口焦涸(khok)涸的古井，對頂頭看--落去，深甲予人看袂著底，無法度估計伊的深度。我干焦知影，佇上深的所在有伊恰阿公的過去。

阿媽行到我身軀邊順勢坐--落來，我趕緊去共伊扶。

阿媽提著伊拄才煮好圓入去盒仔內的飯菜予--我，我看著佇海坪(phiānn)頂退退的因仔，感覺家已嘛轉來到因仔時代彼種無煩無惱的生活。

「較早你上恰意叫阿公恚(tshuā)你去海邊仔退退，我会記得你上恰意共塗塗捏(liàp)做細粒圓仔，閣吵阿公愛繁轉來煮，逐擺擺是我去叫恁轉來食飯。這馬你大漢--矣，嘛較會曉想，無親像細漢時陣遐爾勢使性地。」阿媽吐一口氣，繼--落來講：「時間過了真緊，逐家擺已經恰以早無全款--矣。」

「你猶會記得阿公送予--你的彼條被鍊--無？」  
「會記得啊！」我刁工講甲真輕鬆。  
「恁阿公定定咧講，所有的孫仔擺無，毋過因為伊上疼--你，所以就偷偷仔買一條送--你。」

我手摸被鍊，阿媽繼續講：「我恰恁阿公去金仔店的時陣，看著彼條被鍊，阮就知影你會恰意。拄仔好你相(sìunn)免，所以就買落來送予你做生日禮物。我猶會記得你看著彼條被鍊那跳那叫的模樣，想袂到落尾你然歡喜甲哭--出來。」